

萬 有 文 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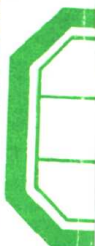
第二集七百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廣 藝 舟 雙 楫

康 有 爲 撰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廣 藝 舟 雙 楫

康 有 爲 撰

國 學 基 本 叢 書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10267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百七集二第

楫雙舟藝廣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初版

●E七一三

徐

撰者 康有爲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章德宣)

廣藝舟雙楫卷首

叙目

可著聖道。可發王制。可洞人理。可窮物變。則刻鏤其精。冥繚其形爲之也。不効於聖道。王制人理物變。魁儒勿道也。康子戊己之際。旅京師。淵淵然憂。惓惓然思。俛攬萬極。塞鈍勿施。格細於時。握髮慙然。似人而非。厥友告之曰。大道藏於房。小技鳴於堂。高義伏於牀。巧樊顯於鄉。標枝高則隕風。累石危則墜牆。東海之鼈。不可入於井。龍伯之人。不可釣於塘。汝負畏壘之材。取桀杙。取欄櫓。安器汝。汝不自克。以程於窮。固宜哉。且汝爲人太多。而爲己太少。徇於外有。而不反於內虛。其亦闇於大道哉。夫道無小無大。無有無無。大者小之殷也。小者大之精也。蟪蛄之巢。蚊睫之睫。又有巢者。視虱如輪。輪之中。虱復傳緣焉。三尺之書。七日遊。不能盡其蹊徑也。拳石之山。丘壑巖巒。竒深窅曲。蟻螻蚋生。蛙蠃之衣。蒙茸茂焉。一滴之水。容四大海。洲島煙立。魚龍波譎。出日沒月。方丈之室。有百千億獅子。廣座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反汝虛室。遊心微密。甚多國土。人民豐實。禮樂黼黻。草木龍鬱。汝神禪其中。弟靡其側。復何驚哉。盍黔汝志。勸汝心息。之以陰藏之。無用之地。以陸沈山林之中。鐘鼓陳焉。寂寞之野。時聞雷聲。且無用者。又有用也。不龜手之藥。旣以治國矣。殺一物而甚安者。物物皆安焉。蘇援一技而入微者。無所往而不進於道也。於是康子翻然捐棄其故。洗心藏密。冥神卻壻。攤碑摘書。弄翰飛素。千碑百記。鈞午是富。發先識之覆疑。竅後生之

官輿。是無用於時者之假物以遊歲莫也。

國朝多言金石。寡論書者。惟涇縣包氏。鈺之揚之。今則摹之衍之。凡爲二十七篇。篇名如左。

原書第一

尊碑第二

購碑第三

體變第四

分變第五

說分第六

本漢第七

傳衛第八

寶南第九

備魏第十

取隋第十一

卑唐第十二

體系第十三

導源第十四

十家第十五

十六宗第十六

碑品第十七

碑評第十八

餘論第十九

執筆第二十

綴法第二十一

學敘第二十二

述學第二十三

榜書第二十四

行草第二十五

干祿第二十六

論絕句第二十七

永惟作始於戊子之臘。實購碑於宣武城南南海館之汗漫舫。老樹僵石。證我古墨焉。歸歟於己丑之臘。迺理舊稿於西樵山北銀塘鄉之詹如樓。長松敗柳。待我草元焉。凡十七日至除夕述書訖。光緒十五年也。述書者西樵山人康祖詒長素父也。

廣藝舟雙楫卷一

清 南海 康有爲撰

原書第一

尊碑第二

購碑第三

原書第一

文字何以生也。生於人之智也。虎豹之強。龍鳳之奇。不能造爲文字。而人獨能創之。何也。以其身峙立。首函清陽。不爲血氣之濁所熏。故智獨靈也。凡物中倒植之身。橫立之身。則必大愚。必無文字。以血氣熏其首。故聰明弱也。凡地中之物。峙立之身。積之歲年。必有文字。不獨中國有之。印度有之。歐洲有之。亞非利加洲之黑人。澳大利亞洲之土人。亦必有文字焉。秘魯地裂。其下有古城。得前劫之文字於屋壁。其文字如古蟲篆。不可識別。故謂凡爲峙立之身。曰人體者。必有文字也。以其智首出萬物。自能製造。不能自己也。

文字之始。莫不生於象形。物有無形者。不能窮也。故以指事繼之。理有憑虛。無事可指者。以會意盡之。若諸聲假借。其後起者也。轉注則劉歆創例。古者無之。倉沮創造科斗蟲篆。文必不多。皆出象形。見於古籀者。不勝僂數。今小篆之日月山川水火艸木面首馬牛象鳥諸文。必倉頡之遺也。匪惟中國然。外國亦莫不然。近年埃及國掘地。得三千年古文字。郭侍郎嵩燾使經其地。購得數十搨本。文字酷類中國科斗蟲

篆率皆象形。以此知文字之始於象形也。

以人之靈而能創爲文字。則不獨一創已也。其靈不能自己。則必數變焉。故由蟲篆而變籀。由籀而變秦

分。即小篆由秦分而變漢分。自漢分而變真書。變行草。皆人靈不能自己也。

古文爲劉歆僞造。雜採鐘鼎爲之。余有新學僞經考辨之已詳水經注。僞臨淄人。有發齊胡公之銅棺。其前和隱起爲文

惟三字古文。餘同今書。子思僞今天下書同文。蓋今隸書。卽蒼頡篇中字。蓋齊魯間文字。孔子用之。後學

行焉。遂定於一。若鐘鼎所採自是春秋戰國時各國書體。故詭形奇製。與倉頡篇不同也。許慎說文。敘謂

諸侯力政。不統於王。言語異聲。文字異形。今法德俄文字皆異。可以推古矣。但以之亂經。則非孔子文字。

不能不辨。若論筆墨。則鐘鼎雖僞。自不能廢耳。

王愔敘百二十六種書體。於行草之外。備極殊詭。按佛本行經云。尊者闍黎。教我何書。自下太子或復梵

天所說之書。今婆羅門書王有四十音是。佉盧毗書。隋言富沙迦羅仙人說書。華果阿迦羅書。隋言營迦羅書。隋言邪

寐尼書。隋言大秦國書。鴛鴦梨書。指書耶那尼迦書。隋言跋迦羅書。隋言波羅婆尼書。隋言波流沙書。隋言父與

書毗多茶書。隋言起尸陀毗茶國書。隋言陀羅低書。隋言形人度其差那婆多書。隋言優波迦書。隋言僧伽書。隋言

計等。阿婆勿陀書。隋言阿菟盧摩書。隋言毗耶寐奢羅書。隋言脂羅多書。鳥場西瞿耶尼書。須彌阿沙書。勒

支那國書。卽此摩那書科末茶叉羅書。中毗多悉底書。尺富數波書。華提婆書。天那羅書。龍夜叉書。乾闥

婆書。天音阿脩羅書。不飲迦羅婁書。金翅緊那羅書。非摩睺羅伽書。天彌伽遮迦書。音迦迦婁多書。音

浮摩提婆書地居天安多梨叉提婆書虛空鬱多羅拘盧書須彌北通婁婆毗提訶書東烏差婆書舉膩差
 婆書鬱娑伽羅書海跋闍羅書金剛梨伽波羅低梨伽書復往毗葉多書殘阿菟浮多書未曾有奢婆多羅跋多
 書如伏伽那那跋多書轉優差波跋多書轉尼差波跋多書轉波陀梨伽書上毗拘多羅波陀那地書從
 增上那婆陀輸多羅書已上增上句未茶婆晒尼書中梨沙邪婆多波侈比多書諸山陀羅尼卑叉梨書地伽伽
 那卑麗叉尼書虛薩蒲沙地尼山陀書一切藥沙羅僧伽何尼書總薩婆章多書一切三藏記云先覺
 說有六十四種書鹿輪轉眼神鬼八部惟梵及佉樓爲勝文西陽雜俎所攷有驢肩書蓮葉書節分書大
 秦書馱乘書犍牛書樹葉書起尸書右旋書覆書天書龍書鳥音書凡六十四種然則天竺古始書體更
 繁非獨中土有蟲籀繆填之殊芝英倒雍之異其製作紛紜亦所謂人心之靈不能自已也
 隋志僞婆羅門書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義廣蓋天竺以聲爲字涅槃經有二十五字母華嚴經有四
 十字母今通志七音略所傳天竺三十六字母所變化各書猶可見也唐古忒之書出於天竺元世祖中
 統元年命國師八思巴製蒙古新字千餘母四十一皆相關紐則採唐古忒與天竺爲之亦迦慮之變相
 也我朝達文成公又採唐古忒蒙古之字變化而成國書至乾隆時於是製成清篆亦以聲而演形並託
 音爲字者然印度之先亦必以象形爲字未必能遽合聲爲字其合聲爲字必其後起也遼太祖神冊五
 年增損隸書之半製契丹大字金太祖命完顏希尹依倣楷書因契丹字合本國語爲國書西夏李元昊
 命野利仁榮演書成十二卷體類八分此則本原於形非自然而變者本無精義自立故國亡而書隨之
 也

歐洲通行之字，亦合聲爲之。英國字母二十六，法國二十五，俄德又各殊。然其始亦非能合聲爲字也。其至古者，有阿拉伯文字，變爲猶太文字，有敘利亞文字，巴比倫文字，埃及文字，希利尼文字，變爲拉丁文字焉。又變爲今法英通行之文字焉。此亦如中國籀篆分隸行草之展轉相變也。且彼又有篆分正斜大小草之異，亦其變之不能自已也。

夫變之道有二，不獨出於人心之不容已也，亦出人情之競趨簡易焉。繁難者人所共畏也，簡易者人所共喜也。去其所畏，導其所喜，握其權便，人之趨之若決川於堰水之坡，沛然下行，莫不從之矣。几席易爲牀榻，豆登易爲盤碗，琴瑟易以箏琶，皆古今之變於人便利。隸草之變而行之獨久者，使易故也。鐘表與則壺漏廢，以鐘表使人能懸於身，知時者未有捨鐘表之輕小而佩壺漏之累重也。輪舟行則帆船廢，以輪舟能速致，跨海者未有捨輪舟之疾速而乘帆船之遲鈍也。故謂變者天也。

梁釋僧祐曰：造書者三人，長曰梵書，右行，次佉樓左行，少倉頡下行。其說雖謬，然文字之製，欲資人之用耳。無中行左右行之分也。人圓讀不便於手，倒讀不便於目，則以中行爲宜。橫行亦可爲用，人目本橫，則橫行收攝爲多。目睛實圓，則以中行直下爲順。以此論之中行爲優也。安息書革旁行以爲書記，安息卽今波斯也。回回字右行，泰西之字左行，而中國之書中行，此亦先聖格物之精也。然每字寫形，必先左後右，數學書亦有橫列者，則便於右手之故。蓋中國亦兼左行而有之。但右行實於右手大不順，爲最惡下耳。

中國自有文字以來，皆以形爲主，卽假借行草，亦形也。惟諧聲略有聲耳。故中國所重在形，外國文字，皆

以聲爲主。卽分篆隸行草亦聲也。惟字母略有形耳。中國之字。無義不備。故極繁而條理不可及。外國之字。無聲不備。故極簡而意義亦可得。蓋中國用目。外國貴耳。然聲則地球皆同。義則風俗各異。致遠之道。以聲爲便。然合音爲字。其音不備。牽強爲多。不如中國文字之美備矣。

天竺開國最先。創音爲書亦最先。故戎蠻諸國悉因之。西域記稱跋祿迦國字源三十餘。羯霜那國健獸羅國有波爾尼仙作爲字書。備有千頌。頌三十言。究極古今。總括文書。八紘外史。及今四譯館所載。悖泥文萊蘇祿暹羅呂宋諸國書。皆合聲爲字。體皆右行。並未原於梵書。日本國書字母四十有七。用中國草書爲偏旁。而以音貫之。亦梵之餘裔也。

聲學盛於印度。故佛典曰。我家真教體。清淨在音聞。又以聲聞爲一乘。其操聲爲咒。能治奇鬼異獸。蓋聲音之精也。唐古忒蒙古及泰西合聲爲字之學。莫不本於印度焉。泰西治教。皆出天竺。予別有論。此變之大者也。綜而論之。書學與治法勢變略同。前以周爲一體勢。漢爲一體勢。魏晉至今爲一體勢。皆千數百年一變。後之必有變也。可以前事驗之也。今用真楷。吾言真楷。

或曰。書自結繩以前。民用雖篆草百變。立義皆同。由斯以談。但取成形。令人可識。何事誇張鍾衛。講王羊。經營點畫之微。研悅筆札之麗。令祁祁學子。玩時日於臨寫之中。敗心志於碑帖之內乎。應之曰。衣以揜體也。則短褐足蔽。何事采章之觀。倉以果腹也。則糗藜足飫。何取珍羞之美。垣牆以蔽風雨。何以有雕粉之璀璨。舟車以越山海。何以有幾組之陸離。詩以言志。何事律則欲諧。文以載道。胡爲辭則欲巧。蓋凡立一義。必有精粗。凡營一空。必有深淺。此天理之自然。匪人爲之好事。楊子雲曰。斷木爲棊。桼革爲鞠。皆有法。

焉。而況書乎。昔唐太宗屈帝王之尊。親定晉史。御撰之文。僅義之傳論。此亦藝林之美談也。況茲書譜。講自前修。吾既不爲時用。其他非所宜言。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因搜書論。略爲引伸。儻子臨池。或爲識途之助。若告達識。則吾豈敢。

尊碑第二

晉人之書流傳曰帖。其真蹟至明猶有存者。故宋元明人之爲帖學宜也。夫紙壽不過千年。流及國朝。則不獨六朝遺墨。不可復覩。卽唐人鈎本。已等鳳毛矣。故今日所傳諸帖。無論何家。無論何帖。大抵宋明人重鈎屢翻之本。名雖義獻。面目全非。精神尤不待論。譬如子孫曾玄。雖出自某人。而體貌則別。國朝之帖學。蒼萃於得天石菴。然已遠遜明人。況其他乎。流敗旣甚。師帖者絕不見工。物極必反。天理固然。道光之後。碑學中興。蓋事勢推遷。不能自己也。

乾隆之世。已厭舊學。冬心板橋。參用隸筆。然失則怪。此欲變而不知變者。汀洲精于八分。以其八分爲真。書師仿弔比干文。瘦勁獨絕。懷甯一老。實丁斯會。旣以集篆隸之大成。其隸楷專法六朝之碑。古茂渾朴。實與汀洲分分隸之治。而啓碑法之門。開山作祖。允推二子。卽論書法。視覃谿老人。終身歐虞。褊隘淺弱。何啻天壤邪。吾粵吳荷屋中丞。帖學名家。其書爲吾粵冠。然窺其筆法。亦似得自張黑女碑。若懷甯則得於崔敬邕也。阮文達亦作舊體者。然其爲南北書派論。深通此事。知帖學之大壞。碑學之當法。南北朝碑之可貴。此蓋通人達識。能審時宜。辨輕重也。惜見碑猶少。未暇發擣。猶土鼓蕢桴。椎輪大輅。僅能伐木開道。作之先聲而已。

碑學之興。乘帖學之壞。亦因金石之大盛也。乾嘉之後。小學最盛。談者莫不藉金石以爲改經證史之資。專門搜輯。著述之人既多。出土之碑亦盛。於是山岩屋壁。荒野窮郊。或拾從耕父之耨。或搜自官廚之石。洗濯而發其光采。摹搨以廣其流傳。若平津孫氏。侯官林氏。偃師武氏。青浦王氏。皆緝成巨帙。徧布海內。其餘爲金石存。金石契。金石圖。金石志。金石索。金石聚。金石續編。金石補編等書。殆難悉數。故今南北諸碑。多嘉道以後新出土者。卽吾今所見碑。亦多金石萃編所未見者。出土之日多。可證矣。出碑既多。考證亦盛。于是碑學蔚爲大國。適乘帖微。入續大統。亦其宜也。

涇縣包氏以精敏之資。當金石之盛。傳完白之法。獨得蘊奧。大啓秘藏。箸爲安吳論書。表新碑。宣筆法。於是此學如日中天。迄於咸同。碑學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寫魏體。蓋俗尙成矣。

今日欲尊帖學。則翻之已壞。不得不尊碑。欲尙唐碑。則磨之已壞。不得不尊南北朝碑。尊之者非以其古也。筆畫完好。精神流露。易於臨摹一也。可以改隸楷之變二也。可以攷後世之源流三也。唐言結構。宋尙意態。六朝碑各體畢備四也。筆法舒長。刻入雄奇。角出迎接。不暇實爲唐宋之所無有五也。有是五者。不亦宜於尊乎。

購碑第三

學者欲能書。當得通人以爲師。然通人不可多得。吾爲學者尋師。其莫如多購碑刻乎。揚子雲曰。能觀千劍。而後能劍。能讀千賦。而後能賦。仲尼子與論學。必先博學詳說。夫耳目隘陋。無以備其體裁。博其神趣。學烏乎成。若所見博。所臨多。熟古今之體變。通源流之分合。盡得於目。盡存於心。盡應於手。如蜂採花。醴

釀久之。變化縱橫。自有成效。斷非枯守一二佳本。蘭亭醴泉所能知也。右軍自言。見李斯、曹喜、梁鵠、蔡邕、石經、張昶、華岳碑。徧習之。是其師資甚博。豈師一衛夫人。法一宣示表。遂能範圍千古哉。學者若能見千碑而好臨之。而不能書者。未之有也。

千碑不易購。亦不易見。然則如何。曰。握要以圖之。擇精以求之。得百碑亦可成書。然言百碑。其約至矣。不能復更少矣。不知其要。不擇其精。雖見數百碑。猶未足語於斯道也。吾聞人能書者。輒言寫歐寫顏。不則言寫某朝某碑。此真謬說。令天下人終身學書。而無所就者。此說誤之也。至寫歐則專寫一本。寫顏亦專寫一本。欲以終身。此尤謬之尤謬。誤天下學者在此也。

又有謂學書須專學一碑數十字。如是一年數月。臨寫千數百過。然後易一碑。又一年數月。臨寫千數百過。然後易碑亦如是。因舉鍾元常入抱犢山三年學書。永禪師學書四十年不下樓爲例。此說似矣。亦謬說也。夫學者之於文藝。末事也。書之工拙。又藝之至微下者也。學者蓄德器。窮學問。其事至繁。安能以有用之歲月。耗之于無用之末藝乎。誠如鍾永又安有暇日涉問學哉。此殆古者欺人耳。吾之術以能執筆。多見碑爲先務。然後辨其流派。擇其精奇。惟吾意之所欲。以時臨之。臨碑旬月。徧臨百碑。自能釀成一體。不期其然而自然者。如之熟巧。申之學問。已可成家。雖天才驚下。無不有立。若其淺深高下。則仍視其人耳。

購碑當知握要。以何爲要也。曰。南北朝之碑。其要也。南北朝之碑。無體不備。唐人名家。皆從此出。得其本矣。不必復求其末。下至于祿之體。亦無不兼存。故唐碑可以緩購。且唐碑名家之佳者。如率更之化度丸。

成宮皇甫君虞恭公秘書之廟堂碑。河南之聖教序。孟達法師魯公之家廟。麻姑壇。多寶塔。元結郭家廟。臧懷恪殷君八關齋。李北海之雲麾。將軍靈巖東林寺。端州石室。徐季海之不空和尚。柳誠懸之元秘塔。馮宿諸碑。非原石不存。則磨翻壞盡。稍求元明之舊搨。不堪入目。已索百金。豈若以此一本之費。盡購南北朝諸碑乎。若捨諸名家佳本。而雜求散碑。則又本末倒置。昧于源流。且佳碑如樊府君。竟公。頌。裴鏡民者。實寡。小唐碑中。頗多六朝體。是其沿用未變法者。原可採擇。惟意態體格。六朝碑皆已備之。唐碑可學者。殊少。卽學之。體格已卑下也。故唐碑可一購。

今世所用號稱真楷者。六朝人最工。蓋承漢分之餘。古意未變。質實厚重。宕逸神雋。又下開唐人法度。草情隸韻。無所不有。晉帖吾不得見矣。得盡見六朝佳碑可矣。故六朝碑宜多購。

漢分爲真楷之源。以之攷古。固爲學問之事。卽論書法。亦當考索源流。宜擇其要購之。若六朝之隸。無多。唐隸流傳日卑。但略見之。知流變足矣。可不購。

漢分旣擇求。唐隸在所不購。則自晉魏至隋。其碑不多。可以按金石萃編。金石補編。金石索。金石聚。而求之。可以分各省存碑而求之。然道咸同光。新碑日出。箸錄者各有不盡。學者或限於見聞。或困於才力。無以知其目而購之。知其目矣。慮碑之繁多。搜之而無盡也。吾說爲曰。六朝碑之雜沓繁冗者。莫如造像記。其文義略同。所足備攷古者。蓋鮮。陳陳相因。殊爲可厭。此蓋出土之日。新不可究盡者也。造像記中多佳者。然學者未能擇也。姑俟碑銘盡搜之後。乃次擇探之。故造像記亦可緩購。

去唐碑。去散隸。去六朝造像記。則六朝所存碑銘。不過百餘。兼以秦漢分書佳者數十本。通不過二百餘。

種必盡求之。會通其源流。浸淫于心目。擇吾所愛好者。臨之。厭則去之。臨寫既多。變化無盡。方圓操縱。融治自成。體裁韻味。必可絕俗。學者固可自得之也。秦漢分目。略見所說。說分本漢篇中。今將南北朝碑目。必當購者。錄如左。其碑多新出。爲金石諸書所未有者也。造像記佳者。亦附目間下論焉。

碑以朝別。以年敘。其無可攷。附於其朝之後。

有年則書。不書者。無年月也。

書人詳之。撰人不詳。重在書也。

石所存地著之。不著者。不知所在也。

其碑顯者。書人名。不顯者。并官書之。

吳碑

葛府君碑 江蘇句容

晉碑

九真太守谷朗碑 鳳皇元年

南鄉太守郭休碑 太始六年

保母志 興寧三年 王獻之書

枳陽府君碑 隆安三年

曇寶子碑 太亨四年